

国内首版 世界名著

风雨术士 ——巴尔萨莫男爵

(上)

大仲马(法)著
高临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风雨术士
——巴尔萨莫男爵
(上)

[法] 大仲马 著

高 临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风雨术士
——巴尔萨莫男爵
(下)

[法] 大仲马 著

高 临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术士: 巴尔萨莫男爵/(法)大仲马(Duman, A.)
著: 高临译.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3.1
ISBN 7-5075-1442-0

I. 风… II. ①大…②高…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234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bs.com

电话: (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41.5 印张 90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7000 册

定价: 59.00 元



为纪念大仲马诞辰 200 周年
本书在国内首次出版

引 言

1 雷鸣山

莱茵河左岸离帝国自由城沃姆斯^①几十里^②远的地方再往前走是小溪色勒兹河的源头，但见那儿耸起一座座小山，接着便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高耸的峰峦仿佛一齐朝北方奔腾而去，犹如一群惊惶失措的水牛，冲进茫茫浓雾而消失不见。

群山叠起，山麓下的田野几乎荒无人烟，一座座山崖宛若簇拥最高峰的一群卫士。山的名字全都曲尽其妙，有的语道明山峰形状，有的让人想起某一典故。有一座叫御座山^③，有一座叫犬蔷薇石，还有的叫鹰岩、叫蛇岭。

最高一座山高插云霄，花岗岩山巅仿佛戴了王冠似的有一片断垣残壁，这是雷鸣山。

傍晚，冥冥橡林更是黝黑一片，落日余晖在莽莽重山之巅抹上一层金色，这时仿佛寂静从雄伟壮丽的九重天降下，姗姗洒落到原野，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摧枯拉朽一般展开这天峰的两翼，把蓝盈盈的漫漫纱幕铺在一天吵闹和劳作后疲惫的人间大地，纱幕深处闪出点点星光。这时万物慢慢由醒入睡，大地上和天空中的一切都进入梦乡。

万籁俱寂，只有我们刚才讲到的那条当地叫作色勒兹河的小

① 沃姆斯：德国城市，当时德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有无数小邦、公国、贵族领地和帝国自由城

② 法国古里，约合4公里。法国古代长度单位中的尺、寸与我国市制的尺、寸大致相当，因此原书中的法国古里译文换算为市里

③ 传说古代法兰克人的国王在此断案主持公道。

溪在岸边冷杉树的掩蔽下依旧神秘地流淌着。小溪昼夜不息流向象征其永生的莱茵河，这涓涓细流简直可以说是无可阻挡，河床中的沙砾是那样鲜艳，河中的芦苇是那样柔顺，岩石上长满了软茸茸的苔藓和虎耳草，溪水一路流淌，从源头的莫尔谢姆到末端的弗莱温海姆，听不到半点淙淙水声。

溪流源头再往上过去一点，介于莫尔谢姆和基尔谢姆一波朗之中有一条通往达南费尔斯的大路，路在两边陡峭山壁间开凿出来，蜿蜒曲折，上面布满深深车辙。过了达南费尔斯，大路变窄成为小道，再往前小道越走越窄，路面渐渐模糊，最终消失不见，纵然努力寻找，地上所能见到的只是雷鸣山的茫无垠际的斜坡。雷鸣山的神秘山峰常遭雷电，因此得名叫雷鸣山，山前有一长条绿树林遮挡，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挡墙。

的确是这样，这片树林像古代多多娜橡树林一样茂密^①，人走进树林再赶他的路就不会被旷野上的人看见，他的马即便像西班牙骡子似的周身挂满铃铛，人家也听不到那些铃铛发出的声响，即便给这马就像给皇帝的御马一样披上镶金丝绒，黄澄澄的金光和红艳艳的丝绒光泽都透不过那密密的叶丛，在这密密匝匝的林声音被消除，而且林中冥冥昏黑，色彩全都泯灭。

今天虽然那些最高的山峰也都成了普普通通的登高望远之地，今天虽然那些最有诗意却又让人毛骨悚然的传说行路人听了只是半信半疑地微微一笑，然而时至今日人孤身进入林中还是会胆战心惊，对这块地方还是敬惧万分，只是在远离这条神奇的林带边上冒出几幢看上去不堪一击的房屋，像是附近村庄的偏远哨所，表明这儿还有人迹。

住在这几幢孤屋，过着离群索居生活的是几家磨坊主，他们乐悠悠地让河水替他们磨面，然后把面粉送到罗肯霍森和阿尔塞去。住这儿的还有几个牧人，他们在山上放羊，有时树林深处不知什么地方响起百年冷杉枯死倒下发出的一阵巨响，把他们和牧养犬吓得不寒而栗。

① 多多娜：古希腊地名，传说有宙斯神殿，天神通过圣林中橡树叶的簌簌声作出神喻。

因为，我们已经说过，这方山水的往昔阴森可怖，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都说，就是正派基督徒走达南费尔斯后渐渐消失的那条路，穿过山上欧石南林的时候，也不一定都能走到他们的福地。

今天住这儿的人或许听他父亲或祖父讲过我们今天正想给大家讲的故事。

1770年5月6日，正当大河染上一层白里透红的反光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莱茵河左岸，太阳落到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钟楼尖顶后面，被尖顶切成两个半截火球的时候，有一个人先穿过阿尔塞和基尔谢姆一波朗，一路从马央塞赶来，走到莫尔谢姆村，上了那条小路，一直走到路看不见为止，接着在路面完全消失后，他下了马，用缰绳拉住马，在这可怖树林边上一看到冷杉树，就毫不犹豫地把手拴在树上。

马一声惊叫，听到这一声不寻常的嘶叫，整个树林仿佛都在簌簌发抖。

“好了！好了！”赶路人轻声说，“冷静点，亲爱的捷里得。100里路已经走完，至少可以说，你已经走到你行程的尽头。”

赶路人想透过浓密的树叶看看林中的动静，但是天色晦暝，只见灰蒙蒙的一片，后面又是黑糊糊一大片，更是幽幽漆黑。

赶路人没有看出什么结果，于是朝马转过身，马的阿拉伯名字不但说出了这马的血统，而且点明这是一匹日行千里的骏马。赶路人用双手捧住马脸的下端，嘴凑近正在不断喷出热气的马鼻孔。

“永别了，我的忠贞好马，”他说道，“如果我不来找你，真的永别了。”

赶路人说这话的时候，又急速朝四周扫了一眼，像是担心，或者希望自己的话给人听见。

马抖了抖它那柔软光滑的马鬃，用蹄子捶地，又高声嘶叫起来，在荒漠中当狮子临近的时候它才会这样嘶叫。

赶路人这一次只是面带笑容点了点头，似乎他是想说：

“你没有猜错，捷里得，这儿确有险情。”

然而这位不知姓名的冒险家可能事先已经横下心，不去制止这一险情，却从马鞍架上取出两支非常漂亮的手枪，枪管都锈了

花，枪柄是银质的，上面镀了一层金。接着他用推弹药细杆上的退弹钩把两支枪都退了膛，取出填塞和子弹，最后把火药撒到草地上。

退出子弹以后，他把枪重新放进系在马鞍两旁的皮枪套里。然而事情还没有全做完。

赶路人腰上佩了一把钢把佩剑，他解开腰带绕在剑上，然后一起塞到马鞍下，用马镫卡死，剑梢同马的腹股沟对齐，剑把同马的肩部对齐。

这一整套稀奇古怪的名堂完了以后，赶路人最后抖落了一下沾满尘土的靴子，摘下手套，把口袋搜了一遍，掏出一把小剪刀和一把玳瑁把的小刀，一前一后把这两样东西从肩膀上往后扔出去，也不扭头看看东西扔到什么地方。

赶路人扔完东西，伸手最后一次抚摸了一下捷里得的臀部，又像是要把胸膛舒展到所能舒展的最大程度似的，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想在地上找出条路来，然而他根本没有看到有什么路，于是信步走进了树林。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位赶路人将在本书的全部故事中起重要作用，我们想现在该是给读者作一如实介绍的时候了。

刚从马背上下来，如此大胆闯进树林冒险的这个人 30 到 35 的样子，中等偏矮的个儿，不过身材非常匀称，四肢灵活而健壮，里边流动的全是力量和敏捷。他穿一件黑丝绒旅行衫，纽扣孔都锈了金丝。旅行衫靠下面的几个纽扣以下露出绣花上衣的两个下摆，下身是紧身皮裤，双腿简直可以给雕塑家作模特，而且从脚上穿的锃亮的靴子也能猜出这两条腿长得该有多么英挺。

至于脸上，则是一副南方人那种玲珑剔透虎虎有生的神态，简直就是力量和灵巧的奇妙结合。他那双眼睛能表露出各种各样的感情，当他盯着某个人的时候，眼中似乎射出两道光芒，直逼对方的双眼穿进去，一下刺到心底。他脸颊棕褐，一眼望去就可知道，这是被比我国更灼热的太阳晒黑的。他长着一张大嘴，不过嘴形俊俏，一张开便露出两排漂亮的牙齿，在黑黝黝的脸色衬托下，更显光亮洁白。脚略长而秀气，手略小而健壮。

我们刚形容过的这个人在黝黑的冷杉林中只走了 10 步远，

就听到他把马留下的那个方向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想返回看看，这是想弄清人家意图的本能反应，一般不会出现，但他却忍住没有转回去。然而他忍不住想知道捷里得怎么样了，于是蹑起双脚，目光从林中空地投射过去。捷里得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解开缰绳牵走，已是无影无踪了。

这位不知其名的赶路人稍稍皱了皱眉头，又像是在微微作笑，嘴唇翘起两道细巧的棱角。

然后他继续赶路，朝树林正中间走去。

走头上几步路的时候，晚霞的余晖还能从树林外透进来给他照路，但不一会儿，他连这点微光都看不见了，周围一片浓浓幽夜，看不见自己的脚踩哪儿，他怕迷失方向，于是停了下来。

“我一路顺利来到达南费尔斯，”他高声说道，“因为从马央塞到达南费尔斯只有一条大路；从达南费尔斯到黑欧石南我顺顺当当，因为从达南费尔斯到黑欧石南只有一条路；从黑欧石南到这儿，我也顺顺当当，因为虽然没有大路也没有小路，但是我见到了树林；可是到了这儿我却不得不停下，我两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

赶路人这几句一半用法语一半用西西里语说的话音刚落，突然在他面前差不多50步远的地方闪出一道火光。

“谢谢，”他说道，“既然这火光往前走，我跟着走就行了。”

顷刻之间这火光既不摇曳也不跳动，不急不慢平平稳稳地一路向前，就像我们剧院舞台上移动的神火，不过这神火行走是由置景工人和导演事先调节好了的。

赶路人又走了百来步，接着他觉得好像听到耳边有喘气的声音。

“不许转身，”右边的一个声音说，“不然你就死。”

“好的，”赶路人非常镇定，泰然自若地回答说。

“不许说话，”左边的一个声音说，“不然你就死。”

赶路人一声不吭地顺从了。

“不过你要是害怕了，”第三个声音说，这声音如同哈姆雷特的父亲的声音，像是从地下深处冒出来似的，“你要是害怕了，你就回到旷野上去，这就是说你放弃不干了，我们会让你返回你

来的地方。”

赶路人只是打了一个手势，继续往前走他的路。

夜是那样漆黑，树林又是那样密实，赶路人前面虽然有火光领着，他还是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样子，火光在前面走，赶路人在后面跟，他既没有发出一声咕哝，也没有显出一丝害怕的样子。

突然间火光消失不见了。

赶路人已经走出树林，他仰头举眼，天空瓦青晦暝，只有几颗疏星闪闪发亮。

他朝火光消失的方向继续往前走，但不一会儿他就看到眼前冒出一座废墟，宛若一座古老城堡的幽灵。

这时候他的脚也撞上了瓦砾堆。

突然，一样冰凉的东西贴在他的太阳穴上，把他双眼蒙了起来。这时，他连黑夜也看不见了。

一条湿淋淋的布带把他脑袋紧紧缠住，这样做大概是事先说好了的，或者至少是他早已料到的，因为他一动不动，不去摘那布条，他只是默不作声，像盲人请人领路一样伸出手。

他这动作被人家看见了，因为立刻有一只冰冷、僵硬而又瘦骨嶙峋的手拽住了赶路人的手指。

他觉出这是一个瘦骨伶仃的人伸出的皮包骨头的手，然而这只手要是善于察觉感情的话，它也会觉出赶路人那只手没有颤抖。

这时赶路人觉得人家拉着他匆匆走了约一百图瓦兹^①的路。

突然那人的手一下从他手上松开，额头上的蒙带也摘下了，陌生人顿时停住，他已经到了雷鸣山顶峰。

2 该是谁就是谁

朽迈光秃的桦树林围成蹊片空地，中间立着一座废弃城堡留

^① 法国旧长度单位，合1.949米。

下的底层，这种废墟都是当初封建贵族参加十字军远征返回后建的城堡，在欧洲到处可见。

门廊雕有精致的花饰，廊洞都没有那种丢落在墙脚旁的残缺不全的雕像，但都长了一大丛欧石南或野花。锯齿状的尖形拱肋崩塌的崩塌，陷落的陷落，在茫茫惨白天空下，这些门廊分外醒目。

赶路人睁开双眼时，他已经走到正门柱廊前湿漉漉长满青苔的台阶前面。第一级台阶上站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人，刚才正是他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把赶路人领到这儿。

这人从头到脚用裹尸布包紧，裹尸布折裯下闪闪烁烁露出两只呆滞无神的眼眶，他朝废墟里边伸出他那只干枯的手，像是在告诉赶路人里面的一间屋子是他这一路的终点。屋子地上残存的隆起部分挡住了后面的房间，但是屋子的拱顶已经倒塌，露出一道悠悠神秘暗光。

赶路人点头表示同意，瘦子悄无声息地一步一步慢慢登上台阶，接着钻进废墟。新来的陌生人跟在后面，照那人的样子调整自己的每一步伐，也是庄严肃穆地放轻脚步，随着瘦子一步一步跨上台阶走进废墟。

他身后廊洞大门就像关上铜门发出巨响似的，哐哐唧唧地关上了。

瘦子走到一间空荡荡的圆形大厅前停下，大厅四边都蒙了黑呢绒，厅里点着3盏灯，灯火黯然发绿。

赶路人在离瘦子10步远的地方站住。

“睁眼看清楚了。”瘦子说。

“我看清楚了。”陌生人说。

瘦子迅捷而豪迈地从裹尸布下抽出一把双刃剑，朝一根青铜柱一下劈去，顿时青铜柱发出一阵嗡嗡的金属声。

转瞬间大厅四边的石板一齐掀起，冒出一群数不清的幽灵，他们的模样全都跟那瘦子一样，而且全都佩有一把双刃剑。幽灵纷纷上了圆形阶梯座位。只见圆形大厅中3盏灯射出淡淡绿光，幽灵一个个石块一般冷冰冰地呆着不动，简直就像安在阶梯座上的塑像。刚才我们说过，大厅墙上蒙着黑呢绒，这时呢绒上映出

——尊尊光怪陆离的活塑像。

阶梯座的第一排前面排着 7 把椅子，上面已有 6 个幽灵坐着，看样子他们都是头头脑脑，其中一个座位仍空着。

坐在正中间座位上的那个人站了起来。

“弟兄们，我们这儿共有多少人？”他朝众人转过身问。

“300 人。”幽灵齐声回答，喊声在大厅轰然振响。

“300 人，”主席接着说，“每一个人代表 10000 名会员，我们的 300 把剑就是 300 万把匕首。”

接着他朝新来的人转过身。

“你有什么要求？”他问。

“但求秋阳杲杲。”新来的人回答说。

“上天火山的小径崎岖难行，你不怕走这山路吗？”

“我一无所惧。”

“你迈出第一步，就不容你再往后缩，你再想想。”

“我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你肯起誓吗？”

“请把誓言告诉我，我一定照念。”

主席举起手，缓慢而庄严地念了下面的誓言：

“以基督名义发誓，打断至今仍束缚你的一切世俗联系，包括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情人相好，帝王国君，恩人救星以及任何一个你已做出许诺，答应服从，为之效力的人。”

新来的人毅然决然，把主席向他口授的话照说了一遍，主席接着念誓词的第二段，声音还是那样悠长而庄重：

“此刻你已解脱，不受对祖国和法律所作的所谓誓言的约束，你起誓，对你所承认的新首领，你要交代自己的一切所见所为，所读所闻，所知或所料，那些并不在你眼前呈现的事，你也要去探听侦查。”

主席说完停下，陌生人把听到的话又说了一遍。

“你应遵循并奉行 aqua tof ana^①，”主席用一成不变的声调接

① 密语，意为崇尚毒药、铁、火。

着说，“以此作为简捷、可靠、必要的手段，凡有人企图诽谤真理或从我们手中夺取真理，必将其置于死地或令其失去智慧，从而净化天地。”

即使是回声，也不可能像陌生人重复一遍的话那样说得毫发不爽。

“离开西班牙，离开那不勒斯，抛却任何企图隐瞒自己所见所闻的想法。霹雳不会迅疾劈下，也不会迅疾击到你，但不论你在何处，惩处的尖刀伸出鬼没无可躲藏。

“活着即为圣父、圣子和圣灵。”

最后的几句誓词杀气腾腾，但是陌生人念这几句誓词和最后一句祝圣辞的时候，声调同他一开始念的时候一样镇静坦然，在他脸上根本不可能看到有什么惊恐的神色。

“现在，”主席接着说，“为新会员额头系圣带。”

两个幽灵走到陌生人跟前，陌生人垂下头，一人在他额头围上一条金黄色系带，带上印有银字和配了一幅雷托^①圣母堂图，另一人站在陌生人背后，在他颈端把系带两头打结扎紧。

接着两人走开，又一次留下陌生人一人站在那儿。

“你有什么要求？”主席问。

“要3件东西。”新会员回答说。

“哪3件？”

“铁手、火剑和钻石秤。”

“要铁手干什么？”

“遏制暴政。”

“要火剑干什么？”

“驱除地上邪恶。”

“要钻石秤干什么？”

“秤人间命运。”

“你是否准备好接受考验？”

“万事有预则为强。”

“考验他！考验他！”好几个声音同时喊道。

① 意大利著名朝圣地，以其圣母堂闻名。

“转过身去。”主席说。

陌生人转过身去，贴面正站着一个人死人一般苍白无色的人。

“你看到什么？”

“一个罪人，或者是一个牺牲品。”

“此人是叛徒，他念完你刚才念的誓词就把本会的秘密透露出去。”

“他这是犯罪。”

“说得对，他应得何种惩处？”

“死。”

300个幽灵跟着喊了起来：“死！”

这时那罪人拼命挣扎起来，但还是被拖到大厅最里边的地方。新来的人看到他被刽子手紧紧拽住，身体扭来扭去不断挣扎，听到他嘴里虽然塞了东西仍喊出尖叫声。一把匕首像闪电一样霍地一闪，把灯光反射过来，接着便听到扑地一声往死里扎，人重重地栽倒在地上，响起沉闷凄惨的扑通一声。

“正义得到伸张。”陌生人朝那些凶相毕露的人转过身说道，这些人透过身上的裹尸布全都贪婪地目睹了这杀人的景象。

“这么说，你赞同刚才的处决？”主席说。

“如果刚才被处死的人确有其罪，我赞同。”

“如果有人像刚才那人一样出卖本会秘密，你是不是为处死该人而喝一杯？”

“我喝。”

“不管什么都喝？”

“不管什么都喝。”

“拿杯来。”主席说。

两个刽子手中有一个人走到新会员前，把一只底下镶了铜高脚的骷髅端给他，骷髅里盛了一种微微发温的红色液体。

陌生人从刽子手的手中接过这杯子，然后高高举过头。

“我喝，”他说，“有出卖本圣会者一律处死。”

说完他把杯子放到嘴边，一股脑儿喝完最后一滴，然后镇静自若地把杯子递向给他端过来的那个人。

全场响起一阵嗡嗡的惊愕声，幽灵们似乎透过裹尸布全都在

面面相觑。

“很好，”主席说，“现在拿手枪来。”

一个幽灵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铅弹和一把火药，朝主席走去。

新会员刚把眼睛转向一旁，主席就问：

“你是否答应绝对服从圣会？”

“是。”

“即便服从会影响到你自身？”

“来到此地的人不属自己，而属于全体。”

“这么说，我不论对你下何种命令，你一概服从？”

“一概服从。”

“立刻服从？”

“立刻服从。”

“决不犹豫？”

“决不犹豫。”

“拿枪装上弹药。”

陌生人拿起手枪，把火药灌进枪管，用填弹塞把火药塞实，然后推子弹入膛，又拿起一只填弹塞把子弹卡死，最后拉上枪栓。

离奇古怪的大厅死一般的寂静，黑黢黢的一群人都在盯着他，只是间或听到风吹在断裂了的窗拱两角发出的声响。

“枪已装上弹药。”陌生人镇静地说。

“你能保证吗？”

新会员嘴上露出一丝微笑，他拿起推弹药的细杆插进枪管，细杆塞进有两寸^①长。

主席点头认可。

“好，”他说道，“枪果然装上了弹药，而且装得很满。”

“我拿这枪该干什么？”

“上膛。”

陌生人给枪上膛，除了偶然传出的两两对话外，大厅一片寂静，只听得手枪击铁发出的喀喀嚓嚓的撞击声。

“现在把枪嘴对准你前额。”主席接着说。

^① 法寸，法国古代长度单位，等于1/12法尺，约合27.07毫米。

新会员毫不犹豫地把枪嘴对准前额。

大厅中的人群比刚才任何时候更是声息全无，那几盏灯似乎也变得惨白暗淡，幽灵一个个真的成了鬼魂，因为谁都屏住了气。

“开枪！”主席说。

扳机扣动，火石打出火星，但只是药池里的火药烧着，燃起的火苗转瞬即逝，没有任何响声。

几乎所有的人都敬佩得情不自禁的高呼起来，主席本能地朝陌生人伸出手。

但是那些最刁钻古怪的人认为仅仅两项考验并不充分，有几个人一起喊了起来：

“用匕首！用匕首！”

“你们非要用匕首吗？”主席问。

“对，用匕首！用匕首！”还是那几个声音喊道。

“那好，拿匕首来。”主席接着说。

“用不着了。”陌生人带着蔑视的神情摇头说。

“怎么用不着了？”厅里的人全都喊了起来。

“是的，用不着了，”新会员接着说，他的声音已经压过了所有的话音，“我再说一遍，这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们把一段宝贵时光耽搁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的秘密我都知道，你们对我的这些考验都是小孩子的把戏，不配正经人有片刻理睬。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被杀害的人没有死。我的意思是说，我喝下的血实际是葡萄酒，事先灌进羊皮袋，塞进那人的衣服下贴在他胸脯上。我的意思是说，在我把手枪击铁顶上的时候，火药和子弹都掉进枪柄，我再扣动摆杆把它们卡死。把你们这支没有用的枪收回去吧，这不过是吓唬胆小鬼的玩意儿。站起来吧，假死人，你吓不倒刚毅好汉。”

一阵狂喊直冲大厅穹顶。

“你知道我们的秘密！”主席喊道，“你是千里眼，还是叛徒？”